

## 人文宝鸡

REN WEN BAO JI

**编者按** 近期,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正在热播,一群30岁以上的女性挑战成团任务,展现参与者不惧年龄、勇于改变、努力拼搏的风貌。

女性的内在美不受限于年龄。在宝鸡历史上,就有不少“乘风破浪”的优秀姐姐。她们不仅有拼搏奋斗的风貌,有勇于抗争的智勇,也有不惧磨难的坚韧,还有扶贫济困的仁义,我们不妨探寻一番咱西府姐姐是如何“乘风破浪”的。

# 乘风破浪的西府姐姐

## 张翠水:登上课本和连环画的奇女子

本报记者 张琼

她的故事登上过1970年初小学语文课本,被绘成了连环画,还被省戏曲剧院编成戏剧《女长工》演出,她就是宝鸡姑娘张翠水。张翠水在旧社会受尽磨难,为了生存伪装成男性长工,她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,最终在新中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

至今,走进陈仓区县功镇南关村,村上老人仍然记得张翠水的故事。1917年,张翠水出生于南关村五组,年幼丧父,张翠水不到10岁就给别人放牛,母亲为人纺线过活。屋漏偏逢连阴雨。1929年饥荒席卷而来,为了能吃上饭,张翠水当了别人

家的童养媳,不久婆家也断了炊,小小女童张翠水被退回娘家。母女俩只得离开南关村,沿路乞讨,在甘肃徽县、成县一带流浪。

后来,母亲在别人家当佣人,张翠水独自流浪,又被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,婆婆时常打骂虐待她。张翠水不堪打骂,逃回了陇县,彼时受尽艰辛的母亲上山当了尼姑,有人建议她再去当童养媳,当了两次童养媳,张翠水再也不想重蹈覆辙。为摆脱童养媳的命运,张翠水来到新街,剃掉了长发,穿上男装,隐姓埋名当了三年的长工。为了生存下去,张翠水藏起自己的女

性生活特征和习惯,什么苦活累活都干。但新街离老家太近,张翠水怕被熟人认出来,又往陇县前进。

下一站,张翠水来到陇县河北乡白石村,在一地主家当长工。为扮演好男长工,避免别人怀疑,张翠水还学会了抽旱烟。一个冬夜,张翠水不堪地主的辱骂,用烟锅敲了地主的头,地主头破血流,她的长工生涯也就此结束了。卸去长工的身份,张翠水和白石村的长工朋友李银祥结婚了。可婚后没多久,李银祥就被国民党连抓五次壮丁,张翠水只好独自操持家里家外,生活依然很艰辛。

终于到了1949年,宝鸡解放,张翠水真正告别了苦难波折的命运,过上了一个女人正常幸福的生活。解放后,张翠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,被选为河北乡妇女代表,并于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南关村老人回忆,张翠水高个子、大脸盘,曾在上世纪60年代回到南关村作忆苦思甜报告,感慨解放后的好日子。张翠水是一位坚韧的西府女性,面对苦难命运顽强反抗,最终等到了阳光明媚的那一天。



张翠水的故事被绘成了连环画《女长工》



《宋巧姣告状》剧照

## 宋巧姣:掀翻冤案进戏本的智女子

本报记者 于虹

明正德五年,在眉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,一夜之间3人被害,当时的知县又是个糊涂官,使得另外3名无辜群众被收监,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。当时16岁的眉县姑娘宋巧姣闯到法门寺告状,最终这个案子真相大白。后来,剧作家以此事为素材,创作出秦腔历史剧《宋巧姣告状》,盛演不衰。

明朝开国大将傅友德的子孙傅朋因父亲病故,他和母亲两人流

落到了眉县。明正德五年夏日的一天,傅朋在眉县孙家庄偶遇了一位叫孙玉姣的姑娘,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。傅朋送给孙玉姣一只玉镯作为定情信物,谁料这件事被碰巧经过的刘媒婆看见,她就向孙玉姣索要了一只绣鞋作媒证,说愿为两人说媒提亲。

刘媒婆回家后,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彪。本当作闲谈,谁承想刘彪是个泼皮无赖,偷走了绣鞋去讹傅朋银两。被拒绝后,刘彪恼羞成怒,打算对傅朋打击报复。他算定傅朋必与孙玉姣幽会,于是趁夜潜入孙家庄。由于天太黑,刘彪误闯到孙玉姣舅父母的卧

室,将两位老人残忍杀害。出了庄,刘彪顺手将死者人头扔进地保刘公道的院里。刘公道为免嫌疑,正欲将人头转移,不巧被家中长工宋兴发现,刘公道情急之下,竟杀了宋兴灭口。

第二天,刘公道报官,谎称宋兴窃财潜逃。此时,孙家人也来报命案。县令赵廉审查案子中,得知了傅朋与孙玉姣私授玉镯,就断定此案是傅朋与孙玉姣因奸情败露合谋杀命,他先将傅朋打入死牢,后行文申报刑刑。县令又招来宋兴父亲宋国士和宋兴姐姐宋巧姣告罪,让其赔偿刘公道被盗之物,并交出宋兴。宋巧姣据理力争,指责县令是个糊

涂官。县令将宋巧姣收押,与孙玉姣同室关押。宋巧姣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,决心出狱后自己查案。

出狱后的宋巧姣使计用酒灌醉刘媒婆,推断刘彪乃是真凶。又闻太后次日将前往法门寺,宋巧姣便拦道喊冤。传说宋巧姣哭诉完起身后,她膝下的石头便出现了两个圆形的膝盖印,后来人们就把这块留有膝盖印的石头叫“巧姣跪石”。太后下令太监刘瑾重审此案,最后将凶手刘彪、刘公道处死,洗清了其余人的冤屈。从此,小小村姑宋巧姣名扬天下。这件充满传奇色彩的命案,也被记录在《眉县县志》中。

## 王家夏氏:兴家捐粮办义学的义女子

本报记者 张琼

日前,在扶风县天度镇天度村王宁波的带领下,记者在天度村幼儿园里,看到了一通清代古碑《旌表奉祀生王凤岗之妻夏氏慈惠路碑》。夏氏是怎样的一个人物,她干了哪些事,当地人为什么要为其立路碑,且至今将夏氏石碑保存完好?

在王家后人的讲述下,结合石碑上的文字,以及《扶风县志》的记载,夏氏赈灾、助学的事迹浮现。王宁波介绍,夏氏娘家在扶风豆会夏家村,嫁到扶风天度街,成为王凤岗的妻子。明清时期,天度王家文风兴盛,明

代铁胆御史王纶就出自王家。王家曾出了数十个大学生,几乎每代都有手持笏板朝见君王的人才。

然而,丈夫王凤岗却早早去世了,夏氏担负起了操持家务、兼顾经商的重任。夏氏知人善任,颇有智慧,生意越做越好,逐渐成为当地的富户。经营好小家的同时,夏氏也十分关心国事。

王宁波讲述了一件夏氏赈灾的事儿。一年,陕西大旱,省巡抚令地方捐粮赈济饥民,扶风知县邀富户商议。夏氏说:“我是妇道人家,不便到会,捐

粮之事,我心乐意,到时即捐不误。”三日后,夏氏赶赴县衙签捐数,得知捐粮最多者为50石、最少者20石,她说:“多捐一斗可多救活一条性命,是好事。我愿把储存的100石粮食全部捐出。”夏氏并不是巨富,却如此慷慨捐粮赈灾,其他商户也纷纷增加了捐粮数额。后来,陕西巡抚把夏氏的义举上报朝廷,赐其“乐善好施”牌匾一块。

还有一件助办义学的事儿。戊戌变法后废除科举制度,扶风县也要创办新学。热心肠的夏氏听到这个消息后,把自家天度街的两间屋舍腾出来,改建

为书房和宿舍,并添置了桌椅等设施,种上花草树木,然后交由当地政府接管。这件事被陕西提督学政张焕堂得知,赠其“慈惠堪风”牌匾。

夏氏虽然不识字,但她明辨是非,关心国家和家乡的大事,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西府女子,乡亲们爱戴她,故而为她立路碑,并妥善保存至今。王宁波说:“夏氏是天度王家的骄傲,也是我们王家后人学习的榜样。”



至今保存于天度村的夏氏路碑

## 周黄氏:两次状告恶霸的勇女子

本报记者 张琼

在凤翔县料地村村民周友利家中,记者曾看到一个祖传的黑色木匣子,匣子里装着约30张老地契和清代状纸草稿。这些物件源自周友利的奶奶周黄氏,是周黄氏反抗村中恶霸的实物遗存。翻看这些麻纸状纸和地契,一位勇敢、坚韧的西府“虎妈”形象浮现脑海。

周黄氏两次状告村中恶霸周辛丑,状纸草稿交代了第一场诉讼的来龙去脉。58岁的周黄氏为喊状人,清光绪七年周黄氏丈夫病逝,周黄氏与幼子周臧狗相依为命。家事由丈夫胞弟周辛丑经营。光绪三十一年,家里有一顷五十余亩土地,周辛丑主

持分家,只给周黄氏母子土地三亩,剩余土地全部据为己有,十分霸道。周黄氏因文约上姓名不对,寻找周辛丑说理,结果周辛丑找来帮手将周臧狗打得满头血污,并对周黄氏拳打脚踢。于是,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,周黄氏一纸诉状将周辛丑告到衙门,以求争取应得土地、惩治打人凶手。

周臧狗的孙子周满绪介绍,这次官司最终打赢了,县衙判处周辛丑给周黄氏母子土地十亩八分,以前债款与周黄氏母子无关。村里上年纪的老人对这段历史也有印象,村中曾流传过一个顺口溜:“村里老汉投了个票,上县就把周学(音)告,吓得周学直跳脚。”周学是周辛丑的另一个名字。“村里老汉投了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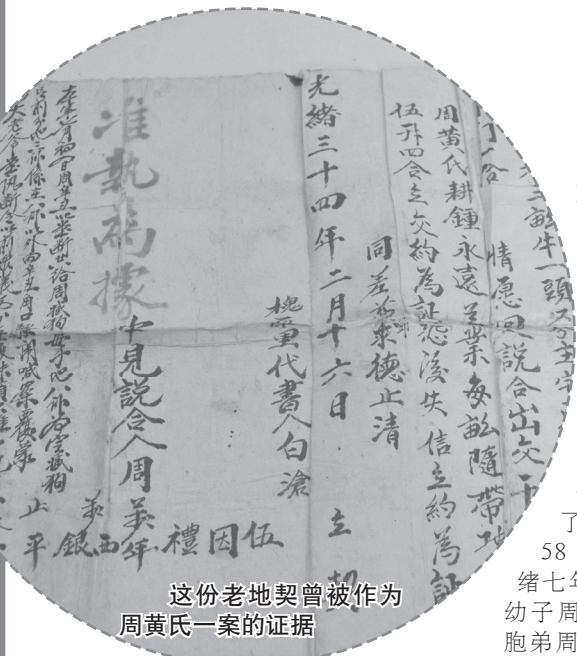
票”,应该说的是西府农村老人议事的民俗传统。可见,当时村民支持、鼓励周黄氏状告恶霸周辛丑。周黄氏赢得这场官司后,按说土地也有了,应该过上了太平日子,可事情还未就此结束。

黑木匣子里的第二张状纸草稿,讲清了周黄氏第二次状告周辛丑的由来。第一场诉讼结束后,周辛丑只给周黄氏母子土地八亩,剩余二亩八分欠未给,周黄氏母子只得等待。在1907年10月19日,周臧狗在自家门前收拾粮食,周辛丑上门闹事,诬陷周臧狗偷了自家的高粱穗,周臧狗拒不承认此事。争论之下,俩人扭打在一起,周辛丑的帮手将周臧狗双腿打肿。周黄氏在保护儿子的过程中,也被打破了头,在

村中邻居的劝阻下,周黄氏母子才得以脱身。1907年10月21日,周黄氏亲戚李书祥代写诉状,周黄氏以“周辛丑行凶伤人”一事,再次将殴打人状告至凤翔县衙。

周满绪说,这个案子也打赢了,两个案子前后打了12堂官司。县衙调查后惩处了周辛丑,命其不得再欺周黄氏母子,并交付欠周黄氏的二亩八分土地。

根据村里老人的回忆,周辛丑不缺钱粮,家里光骡子就有20多头,但他为富不仁,乡民对其多有不满。周黄氏面对周辛丑的欺压,毫不惧怕、勇于反抗,最终维护了家庭的利益,也惩罚了恶霸。后来,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,周黄氏母子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

这份老地契曾被作为周黄氏一案的证据